

## 鸽子花的田今

宋志光

刘晓平



五月艳阳天，那正是鸽子花开的季节，我和几位好友约好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看鸽子花。来到公园门票站广场，若大的广场由于疫情的原因，已没有了昔日的游人如织。但广场上的鸽子花站立枝头，像只只鸽子在微风的吹拂下展翅欲飞。我和几位朋友赶忙拿出相机准备拍摄，正要拍摄时，突然一阵大风吹来，朵朵鸽子花离开枝头，展翅向东飞去。正在无奈之际，不知谁说，看来鸽子花是想一个人了吧！

几位朋友，都没言语，但都随着鸽子花飞的方向追了过去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就来到了公园花溪峪种子园，来到了为采集鸽子花等珍贵树种而牺牲的林业技术员江勤诺的坟头。好生奇怪，随风飞来的鸽子花，在此停止了飞翔，撒满了种子园，撒满了江勤诺的坟头。坟头上长满青青的小草，几种叫不出名来的小花，恭敬地肃立在坟头，有种寂寞肃静的感觉。我们不由而同地伫立到坟前，思念的闸门就像鸽子花展开翅膀，飞一样走回了岁月的隧道。

鸽子花，其实就是珙桐树开的花，花开时类似鸽子飞翔，在我国便俗叫鸽子花，珙桐树也叫鸽子花树，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有中国的“活化石”植物之称。1954年4月，周恩来总理赴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期间，对街头盛放的珙桐十分欣赏，当他了解到珙桐的故乡是中国时，万分感慨，回国后即指示重视这一物种的保护与利用。2008年时，珙桐种子作为濒危林木种子，还随神舟七号飞船飞上了太空。

1960年2月21岁的江勤诺，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林业学校毕业，怀着“我是一颗树种，要为妆点祖国江山”的美好愿望，来到了湘西，来到了神奇的张家界。当他知道周总理关于保护利用鸽子花这一树种的消息后，他便立志要做好保护利用的工作。

但是，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填饱肚子，广种粮食，哪顾得上植树、栽树呢。因而江勤诺刚到自治州林业局报到时，林业局就叫他“先下去种两年苞谷再说”。也真是机缘巧合，去种苞谷的地方，正是江勤诺日后扎根的张家界。

刚到张家界，他就被这里的奇峰异石所吸引，但也望着大片的荒山发痴。当了解到张家界林场范围内种类众多的植物时，他又惊喜地大呼小叫。他想如果能在这些神奇的山峰间荒地上、山涧边种上树苗，这些石峰

就像系上了“碧罗裙”，如果能对林场范围的动植物进行一次严格科学的普查，定能发现珍稀濒危的树种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：这就是我的扎根之地，是我归宿的家园。就这样，他与湘西结缘，在张家界安家。

—

1970年开始，在老场长刘开林的支持下，他展开了对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的调查和科研，跑遍了林场的每一个山头角落。白天，他将调查的每一棵树木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；晚上，他将白天记录下来的资料与林业书籍进行对照和备注。一年之中，他有250多天都是在野外渡过，岩屋、窝棚成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所。历经8年，他识别了200多个主要树种，摸清了50多个乡土树种的花果期，掌握了20多个珍贵树种的育苗和嫁接技术，选出了优生树80多株，并且配齐定型4个树种。在江勤诺的带领下，经过近十年的反复多次的摸底调查，终于弄清了张家界林场有木本植物93科517种，乔木191种，掌握了42个珍贵树种的种子育苗与无性嫁接技术。在花溪峪建立了40多亩的种子园及苗圃园。这里的种子和树苗，不但满足了本地的需求，还向全国37个国营林场提供了珍贵的树种和树苗。

1970年的春天，江勤诺为调查林场森林资源，来到了腰子寨（现改名为鸽子寨）的回音谷，准备去黄连湾垭口处，他发现距垭口30多米的地方有一棵珙桐树，树上绽开的鲜花，像鸽子展翅飞翔着。张家界林场有濒危绝迹的珙桐！他大声地喊叫着，他太高兴了，同行的工人以为他中邪了。他告诉同行的工人，那就是珙桐树，也叫“中国鸽子花树”。江勤诺也是第一次看到鸽子花，此前他只是在书里见过其模样。原来鸽子花这么美：鸽子栖在古树上/古树长在岩壁上/无数只欲飞的鸽子/晾晒万年之久/欲飞未飞/悬挂于绿枝画意之中/断绝的天空之路/倾泻青绿色的愿望/隐居在远古寂寞的枝丫里/有翅膀的欲望/没有困死的天空

他还告诉工人们：珙桐是1869年，法国的传教士在四川穆坪发现

的，因是西方人员首次发现，便命名为拉丁种名；因花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子，故又称为“中国鸽子花树”。由于它撒落的种子不易发芽，现已濒临绝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棵珙桐树，说明张家界其他地方也会有。现在珙桐人工育苗还没有突破，是一大难题，如果我们林场能把这一难题突破，这将对我国林业，乃至是世界林业的一大贡献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，在林场其他地方，又发现了两棵野生珙桐树。自从发现张家界林场有三棵珙桐树后，每到珙桐开花时期，江勤诺每天都要到珙桐树下，对花的变化、落花等一一做好记录。

他一直记得周总理对该树的相关指示，他心存着一个梦想，要让中国的鸽子花在中国的蓝天下飞翔。

从此，他便一心扑在种子上，甚至完全忽略了家人。有一次，傍晚时分，三个孩子站在屋外不肯回家，他们在等待爸爸回家。因为几天前江勤诺答应孩子们，一定带好吃的果子回家。天黑后，江勤诺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背着鼓鼓的包裹回家了，孩子们高兴极了，这回爸爸真的带回果子了。打开包裹一看，除了脏衣服外，全部都是珙桐树果。三个孩子哭着说：爸爸是骗子，老是骗我们。大孩子还生气地将一个果子扔了出去。江勤诺一看就火了，给了老大一耳光，并命令他将扔出去的果子捡回来。江勤诺的爱人看到他打孩子，也起了火，冲着江勤诺说：你打孩子干什么，你管过他们吗，你给孩子带过一丁点东西吗？江勤诺看着三个哭着的孩子及泪流满面的妻子，哽咽地说：对不起，爸爸不该发火打人，爸爸错了，但这是珙桐树种，太珍贵了，得来不易啊，三棵树只采到三十多个，是从岩缝里一颗颗捡得的，再说都三年了啊，珙桐人工育苗还没搞出来，我心急呀！

江勤诺在珙桐人工育种上一次次地失败，又一次次地试验，苦闷中他摸索了几年，终于攻克了珙桐人工育种的难题。他从破果，泡种（用35—38℃的热水泡上一个月），然后埋进土里（深度2公分左右），洒水

（保持一定的湿度）控温等，有时温度低了，还得生火提温。两年后，珙桐终于泥土里拱出了芽叶。这时，正是1978年的春天，花溪峪种子园，四十多株珙桐树苗迎风招展，江勤诺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孩子之间，歌唱着，喜笑着，欢呼着。成功了！珙桐树人工育种成功了！珙桐无性嫁接成功了！江勤诺和他的队友们相拥而泣。

—

每年的10月，是江勤诺最开心也是最忙的时节，因为10月是上山采集树种最佳的时候。1979年10月26日，江勤诺背着布袋，拿着柴刀又出发了。他来到了黄石寨前山南天门下，距金鞭溪100米左右的地方时，发现了一棵较为珍贵的树种。树大不好爬，还寄生着秋苔，但是树大种子好，得想办法上去。他想了一个法子，从树边的岩坎上搭了一根小树，形成了一个独木桥，他沿着独木桥一步一步地爬过去，眼看就要摘到树种了，这时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独木桥与种树相接的树枝断了。一阵天旋地转，满眼翠绿在摇晃，他摔了下来，从28米高处摔在岩石上，又从岩石上滚落20多米。当人们把他抬回场部时，他的妻子及亲人们，流干了串串泪珠，撕心裂肺地呼唤着他：江勤诺，江勤诺！然而，他再也没有回应，再也没有睁开眼睛。就这样江勤诺走了，走得这样突然和匆忙。遵照他的遗愿，人们将他送到他亲手创建的花溪峪种子园，安放在一棵珙桐树旁。

在江勤诺殉职后的13天，《湖南科技报》发表了她的文章《四个珍贵稀有树种》。然而，江勤诺自己再也看不到了。他告别了他的种子梦，他带着他“让奇峰异石穿上‘碧罗裙’”的梦想撒手而去了。

我和几位好友，在几十年之后的春天里，也只能肃立在江勤诺的坟头，表达我们的哀思，在种子园拍下我们和鸽子花树的合影，寄托我们对他关于树种梦想的敬意。而每一年的春天，那些个发芽开花的日子，江勤诺的坟头上，总是落满了公园人剪纸的鸽子花，这些鸽子花都倾诉着森林人对他的无限思念。